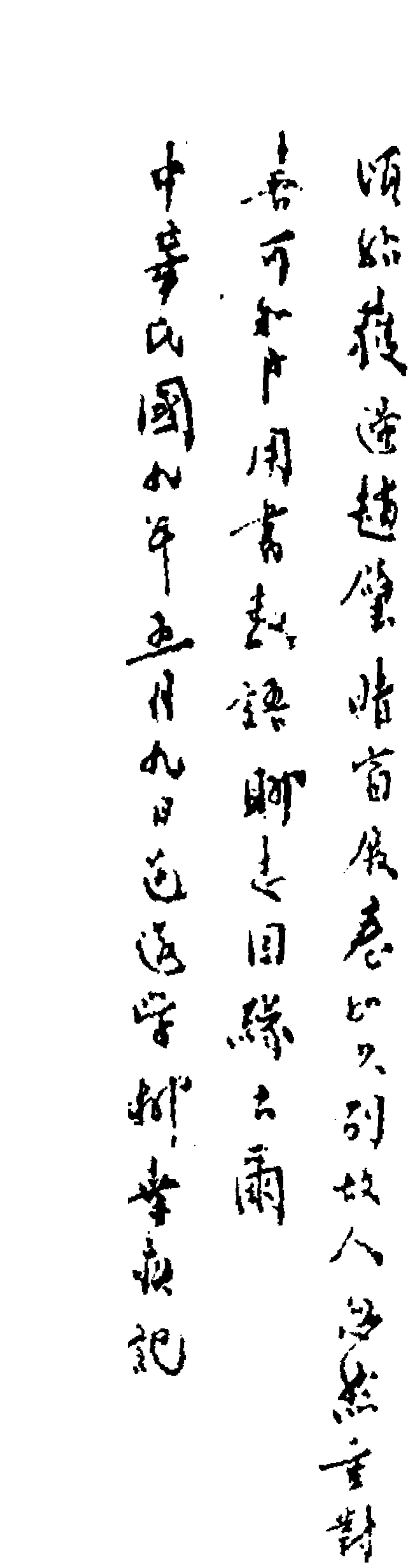
客問篇

先奉人吴日生于明亡之際團練義兵抗拒　本朝南下之師被戮

論僇人為　本朝有罪之人書亦當令化棄之書



長興伯答問一卷，業師徽先生[illegible]撰於十年矣。頃始獲遺稿，讎校成卷，如久別故人忽然重對，喜可知也。用書數語，聊志因緣云爾。

中華民國九年五月九日[illegible]後學[illegible]記

容問序

今天下日苦兵士持利害爲趨舍當官不盡其用則一諉於事任之不齊與權藉之不力凡爲之自我者或一切預計其成否委蛇需望以聖賢不可必之事而必焉而後爲之此先憂後樂者之獨見於古人而咨嗟動色於已任之難得也余丙子年與吾友王昆華典士　鎬京是年文風丕變遠近興起而吳子日生年最少以經冠其房天下之人讀其文皆如登泰山而觀巨海崴嵬洋洋見其所爲嶽瀾白雪者而日

生不有也日生蓋好言王略指掌天下事於兵計尤長通自戊寅以来虜躪入內地破燕齊郡縣六十宰已陷松山八城破敗幾盡襄樊之間復哀王孫而相公殉於外天下猶不得又安蓋當官者既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不復肯憂而日生於是爭始作客問計其綜略時事根本

國誤具賈生之治安兼同甫之中興策相入以告

君群工出而圖之為無踰此十三篇者然無如其草莽之言何也士出處有時夫窮而著書出於不得志

者之為然達而行則舉而措之耳范文正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居諫官侃侃有大節至其為將則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徙屯兵食內地以紓西人饋輓之困三嚴士勇進寬決策取横山復靈武古今將相之用無大于文正然使不先立其本慨然素有志于天下其能取異時功名如持左券有之交手而付吾未敢為文正必也余家晉絳之間太行在河東河北兩路之界自前代為險國然于甲兵訓練耕屯戰守之說能知其所設施而不克究其事年三十仕於朝

親近 悼悵以石為儒臣當推而用俎豆畢以軍旅
之事雖日勞我心而恒悅無以自見日生少年大夫
抱經濟偉略居東湖讀書著書閒乘衿小袖馳馬試
射氣豪才發意不屑二為戚安靜遠余前此于范公
猶張其根本學術其所成就或有過焉者存成以慰
日生之窮且以示玉昆華今知今世際中尚有人以
為吾黨二三子之幸

崇禎壬午友人李建泰括蒼氏題

客問序

余讀日生吳子東湖詩稿其雄邁以為北地再來又得其古論樵著博辯道練在鄉邦香江之間一侍少復既而示余客問十三篇命為序且曰用兆識體非以辭章為工予其詳之余為循覽一過富國強兵烱炤計數救時之策中興之規備于此矣於是蓋嘆吳子之才之不可測也哉國家驅胡虜開天造功烈人材跨絕百代弘正嘉隆間化休而驅昌麟鳳盈廷熊羆接踵一時縱文之士

抗步翱翔言詩則擬漢魏盛唐言文則宗大家左史明時鼓吹光焰後人顧余竊謂　本朝文章上通兩漢當以奏疏為第一其事核其文實其氣達其格簡如王文成楊文襄俞肅敏霍文敏胡端敏高文襄張文忠諸公未嘗屑屑雕章之學而變化在心經畫在手坐言起行不爽毫髮所謂經國大業斷在于此以視因文造情選章削句其為相去道里遠甚因思晁錯倫塞充國屯田諸葛出師為大漢文章稱首古今不異然而班揚蘇李各自成家優此者未必兼彼偏

長者患于偏短意有所止才有所限也歷代不能兼
而　今朝兼之　本朝諸公不能兼而吳子兼之嗚
呼此其才傳等耶吳子少而請武近乃益力於兵農
大務要據本計覃精數年信天下無不可為得我説
而行之綱擧目張太平可以坐致核而寔達而間坐
言而起行十三篇所載有燦然者然使吳子得登遇
方大展其所欲為騁馳於焉之間高議　廟廷之上
即容閲可不作他詩歌古文辭更可不作不得已而
空文自見余於吳子壯其才又傷其遇也余生困沮

視吳子倍而千里之志老驥不衰得容閒讀之如與
龐士元談伯王畧雜霸成陰又如登李贊皇籌邊樓
山川要塞一目而盡未嘗不掀髯撫掌起舞稱快也
今吳子扶持其說出應當世之求得尺寸之柄施為
次第迎刃破竹取金印如斗大使天下知十三篇之
所就如此而曰詩文曰疏議皆非所恃以自見余又
烏能測吳子之所至哉

秋浦社盟弟吳應箕次尾氏撰

客問篇目次

江左　吳易　日生　著

客問十三篇

客有問於吳子曰今天下外有虜內有寇自奴酋發難用兵二十餘年兵清撫開鐵寬奠靉陽瀋陽遼陽廣寧河西一帶僅存寧前錦義八城中間徐鴻儒奢崇明孔友德旋畔旋滅若近者濟南襄陽中州數郡淮西半幅薦年如此喪師今虜闌入又見告矣經撫大臣如熊如盧如洪等皆畢慮竭誠奮忠發策身死而無益國事財竭而不足用兵鈍而不足試然方詘於中原而

虜復馳突于京東數州如人一身腹背受敵所
在殘創其救實難于負天下之志極富強之略
度無難朝杂孔而夕韓白也將何以策出奇于
日相天下有大勢治天下有大機得其機與勢
而乘之安危存亡雷震電發者材也得其機與
勢而乘之殺生予奪羅捲風行者權也且我
高皇帝起江東滅陳滅張驅逐胡元混一海內
文皇帝起燕雲一戰而破耿炳文再戰而破李景隆
三戰直走南都再造神室皆以一隅之地數萬

之烈開闢奮興垂萬世不拔之業今我
皇上聖明英武海宇全盛建州屬夷群盜子民負
累朝豢養之恩流數省生民之毒堂二問罪斬戮僇
俘持重相機審祺後發裕如丹忽征忽款或勦
或撫内無成算動不中宜至今蔓延闖總老師
費財此皆從來將官疆吏愛錢惜死閣部大臣
立心不為國家提調不得肯綮一誤百誤之罪
非醜虜盜賊之能也蓋天下形勢
京師為首三協宣大為肩背中原為胸腹齊晉徐

淮秦蜀為兩臂吳越江楚等處為股足臂股手足人所以護胸背扞頭目也今者山薊單虛中原數郡維經殘削然京輔秦齊之郊并叙順成癰瘓稍起江南楚越一帶號稱粗安轉輸不匱誠能總攬全局加意撫輯固通津臨德之備以接徐淮下江南則左臂勁嚴真保山西之防以達陜蜀出荊襄則右臂勁兩臂俱勁股足應之血脉流通呼吸相應而腹背可無患也其腹背被兵要地及今之時早為料理經制專其分畫

一其權任去其牽掣大興耕屯設法勸課而又汰冗員節冗費經營金粟佐助軍資揀練兵馬振肅軍政令嚴而罰信賞重而威尊使富強之勢縱衡聯絡然後環數省之力以臨中州大河經其北殽函潼關轘轅盧氏據其西英廬潁壽扼其東制其險要謹其塘探將不得養寇自封兵不得賄交私市議備精明堅守有暇接伏以待之漸進以逼之賊何蹤肆若夫虜來有口去有道往時墩臺何在墻堡何在明哨暗哨何在

三協十二路東則建昌燕河石門山海中則馬欄松棚喜峰太平西則石塘古北曹家墻子濠必挑墻必築烽必明瞭必遠塘馬必確其未入也堵截必嚴其既入也合戰必力要何蹤入虜得以入寇得以肆兵不畏將而畏敵將不畏督撫而畏兵將撫外畏賊畏虜下畏將卒而內畏線索中搖門戶關閫事擁不一分畫不明以一人之心思之才力上顧下忌中猜外疑有材不得用欲用不得盡欲盡不得展舒嗚呼天下事

不至崩解決裂勢將不止誠有其材有其權信任不疑專斷不忌語沮不行首足食次足用次強兵次技勒盪滅何以桑孔可使錢流地上何必韓白可使用兵若神相天下之勢乘天下之機披郤謀寂待明而決之勇而斷之其數固然無足惑者

客曰子言天下大勢曰其機而乘之是則然矣竊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山特言其火伍口糧及衣兜淞甲之用耳若夫將軍有腹心之佐偏

裨有介才之士奇材劍客一人而兼數人之食業鋒殺手一人而兼數人之食教師旗頭一人而兼數人之食呈占數術一人而兼數人之食謀士幕客反間允間鄉其家撫其私遂其志意飽其情慾一人而兼數人之食又兼數人之用而又以其餘為椎牛大饗旬犒月給一切獎賞勸勞之用又不獨此一軍之動或攻或守或戰或勦或追或搜鐵石之用竹木之翎硝黃之費皮革藤幹之利糗糒乾炒萬一不測之備城守

則有挑濠築臺關十幇塼懸簾拕板飛石礮石金汁大排一年之食數月之芻數十萬觔之鐵炭鉛藥數十萬枚之撞竿燈盞而又不獨此假如以十萬之衆行千里之程渡溪蕎澗登山越嶺夏則有暑濕風雨冬則有雪霰冰霜草船油具帳房釜鍋車營鹿角馬騾糧芻金木之工靡不畢具軍行在前輜重在後諸凡繕補衣裝傢整器甲鍛礪刀劍穀理弓弩翎箭其值不貲故興師十萬必每日耗費千金古之千金今之萬

金也日費二萬金則月費六十萬歲費七百二十萬矣且以今日兵數言之奴寇援兵十萬人加練十二萬人一兵歲費三十六兩勦寇十萬人一兵歲費二十八兩只計年例支給口糧已滿千餘萬兩各鎮主客官兵馬糧料不與焉即勦奴勦寇各督撫總兵官標下非時犒賞額外支散犒項使費不與焉又各衙官軍歲輓東南粟以寬

京師不過二百一萬而崇禎五年下糧廳開稱萬

歷四十六年原額官軍二十二萬四千四百二十八員名崇禎四年十月分官軍二十五萬一千五百一十五員名通察自天啟至崇禎四年總督京營各衛門除減汰外較萬歷四十六年共實增二萬七千八十七員名月增米三萬二千四百八十餘石歲約增米三十八萬九千九百六十餘石此崇禎五年京軍之數也今又數年封疆多事兵制屢增漕輸有定而軍糈歲々溢額予言首足食繼足用足用固不易言即足

食愚未見其可吳子曰天下百貨貴賤於食食重百貨皆重食輕百貨皆輕借如綠旗每人每日餉銀壹錢壯丁每日實食米三升豐年大熟米麥甚賤之時升糴一分是則所食之外日餘七分為補綻衣鞋修整盔甲之用也平年小熟米麥中賤之時升糴二分是所食之外日餘四分荒年全歉米麥大貴之時升糴五分是所食之數日欠一升口腹尚不飽他無暇論其他軍衛餉額遞減則苦亦倍甚今將足食不但足邊

軍京軍各衛所州軍之食要在足百姓之食使其穀粟繁多一如江淮荊襄之間則米麥必大賤米麥大賤則食貨百物亦必大賤食貨百物大賤則軍民財用有餘軍民財用有餘則軍不聚而譁民不散而賊官府亦必有餘矣故足食莫如重農重農莫如屯墾

客曰舊屯新屯兵屯商屯余亦聞之矣但諸屯主於清查或軍佃軍屯或民佃軍屯或勢豪占佃軍屯雖欲清查甚爲費手如張把總此書吏

張生事不可施行新屯主於召募然金錢易發而難收沙土難開而易墊利權一散官吏侵欺募民逃竄本費而粒不登往年蓋有入獄抵罪者矣兵屯利盡兵農制則善矣奴僕數萬星馳趨集耕耘收割能保其無失悞商屯納粟開中利則鉅矣罷廢已久事多不便能保其果興復況山薊邊外犬羊數驚忻代滹沱山高土瘠宣大一帶卷積厥沙今欲一概行之成歟否歟否歟道安出歟吳子曰

高
皇帝從宗訥策守邊將士俻禦外悉令屯田每
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又唐韓建韓重華等屯
田足食即今山西陝西套外受降城池豈皆水
田肥磽無灰沙卷積虜賊烽火之患耶元虞集
言燕東瀕水淤衍築塘捍海略倣江南圍田種
法可得數百萬石省海運飛輸又近者徐尚寶
潞水客談徐文定開方水利典
欽定
興屯裕餉全書具在請得而略言之南屯行於
洪永政圮於弘治中其事遂廢雖嘉靖間山陝

各邊多拘土民納鹽糧號曰邊商然所納者不
過多易糧粟與官攬充支無復有墾田之事且
商人屯種本為中鹽以鹽利百倍屯墾始可興
復今引價既高各邊殘敝雖
國家甚利商屯商屯未可卒復也舊屯積弊已久
利在清查然江淮等處田畝有人耕種子粒有
半收封即不清釐亦無甚害江北河南等處寇
賊兵火人民逃亡官田民田拋荒甚衆即欲搜
剔何處下手雖有軍佃軍田仍照屯起糧民佃

軍屯豪占軍屯亦加等起科之議然清察一行吏胥肆為奸弊詰訟日起民不安生雖獲小利得不償失存而勿論可也惟新屯不論軍民商賈文武職官願捐貲開墾者各與縣帖給衙予秩旌獎贖罪立學開科所墾田畝令其永遠管業凡係邊屯奉崇禎六年

明旨永不起科係腹屯察額內者三年後起科額外者五年後起科雖有上中下三等俱照下田則例其有願墾而無力承種者照田種法借給貲

本秋成責償不取其息收獲子粒官六民四一
切開渠築堤有司量措工費不得專役佃民妨
其耕作又宜大總督盧九台所議耕牛草料食
米并酌量所屯地方立大屯長小屯長招徠貧
民散給子種巡省耕穫最為詳當鑿鑿可行兵
屯之法或三分防守七分耕種或二分防守一
分耕種或丁壯防守老弱耕種視地形緩急敵
勢輕重而為之
祖
宗
朝有行之者況營路邊堡原供守禦非戰兵也

各守信地亦自安閒隨田築堡收保人民田畦之旁多設品字坑一窠蜂等製以限戎馬然後官給耕牛穀種糞土工銀一如民佃仍以所收豐歉定各軍勤惰以各軍勤惰定道將能否夫功令者名也綜理者實也使將吏以此遴選上司為轉遷差擢之階梯而道府以此代苞苴為獎勵薦拔之地步事無弗舉行水泉可引者引之開塘可建者建之淤衍可圍者圍之山林原陸榛栗梨棗食可代飽通商轉賣可致金錢則

屯墾與樹植相表裏與其大略也其間曲盡地利上少粟多則有王民農書善用水利力少功多則有泰西水法若夫屯墾之要務足食不務裕餉務利昧於民不務利歸於上利昧於上民不樂趨一時雖稍有贏餘終久必廢利歸于下民咸樂從一時雖未大饒行之歲久積穀愈多食物愈賤逃亡者復業盜竊者屏息節者甚多糧餉有餘利卒歸上故曰食足而後用可足也客曰節用生財貴量入為出

國初無論萬歷九年閣臣張爲會計錄大約官民田土共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有奇夏稅米麥荍四百六十萬五百有奇秋糧米二千二百三萬三千二百有奇諸如絲絹蔴苧等屬夏稅棉布花絨等屬秋糧此外屯糧鹽銀關稅同銀雜項諸款戶口又別自有丁銀計戶部歲入本折錢糧總一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入內庫者六百餘萬自武臣俸祿十四萬兩外皆係御用莫可清核各邊年例與京支雜項皆取足太倉

銀庫庫銀三百六十八萬二千二百七十兩有奇崇禎初管庫主事揭歲入三百一十萬五千四百五十餘兩并完欠事故無額者不過二十萬各鎮京支歲用五百餘萬較出数尚少一百萬其漕糧四百萬石除天津各鎮截運外通州倉八十萬京倉二百一萬崇禎五年通察天啟至今實增歲口糧幾四十萬石而新餉不與焉新餉有二遼餉逐年加派各省直田賦銀六百六十七萬九千二百八兩額內雜項課稅銀二

百八十六萬一千三百一十八兩額外雜項銀
七十五萬九千七十九兩總銀八百三十八萬
二千六百九十三兩崇禎十二年加練新兵遍
派田賦銀四百八十萬兩加派雜項關稅等銀
二百二十萬兩總七百萬兩勦餉起崇禎十年
加派田賦二百八十萬兩合算一千八百一十
八萬二千六百九十三兩視內十庫及太倉庫
轂踰二倍國初量入為出今量出為入長此不
已經費安窮從吳子曰窮則變變則通凡理財

之道當提綱挈領區畫分明條析詳核使事立
而功舉侵者無從下手流通者轉輸無滯不耗
不蹔用度自足不在錙積寸累持籌於已然之
數較量於出納之間也
祖宗法制簡易明確舉凡生節之數實深慮遠傳世
既久漸失本意官多而法亂吏衆而民擾俸祿
之費日增月倍其耗一也內府十庫
御用所資外庭不得清察非亂沒即朽蠹其耗一也
鹽關雜項諸稅筭利太深雖意在為國生財然

失於寬冗流轉適滋庄滯況一切侵盜之已者乎其耗一也即如官制洪武初吏部上天下府州縣官數府一百四十官十八百八十州一百九十二官五百七十二縣一千三百官三千四十一共府州縣官四千四百九十三員耳京官武職流外餘署比今尚少數倍會典修於萬歷十五年以前部司郎中員外主事大抵一員十三道御史雖有多員明開後不全設府佐州佐同知通判推官各一員縣佐丞簿典各一員佐或

無設往時四督今為督者十一往者各省與邊鎮設撫今為撫三十餘內或一部兩尚書四侍郎小任司道或一省至十五六員此他添設者不可枚數儒學教官府五縣三是則國初已然不可少但國初教官力行勸督作養人材故不可少今之教官多亦何用所最重者錢糧一節而有部倉大小各臣外有河道侍郎督餉侍郎餉司河上六部司淮揚有督撫各省府有糧儲道不為少矣又有督糧道巡漕御史練餉科臣勳餉部

臣凡府州縣之同知通判丞簿不與焉所尤最重者專寇二項有督臣有撫臣有監紀道臣有信地道臣有總鎮有參游副總而又別有贊師一則張官置吏鋪設衙門下司奔走送迎佐貳辛苦叢捷費端無窮一則十羊九牧欲行一事則必申詳數四文移往還動見掣肘何以臨變應猝決事理民令宜統天下文武官員參考諸司職掌若繁若簡若重若輕若急若緩通行打算大加裁革使其事權歸一既便奉行而嚴祿

所省有不下數十萬矣昔唐德宗時兵興事多
國用不給宰相李泌省併閑曹拾遺補闕寄止
寺署此救時良策也若乃錦衣數衛之裁革軍
漢雜役之汰減內府十庫之清查改折所釐剔
亦無慮數十萬此在
明主與大臣斷之而已客曰往者太平無事枹鼓不
鳴外戶不閉府縣可卧而理撫按司道雍容拱
手故
神宗朝往往巡按御史數年不差缺推取

旨
累年不下而海內晏安今寇連數省虜數入犯兵
荒併至事若亂絲大功以人成財繇人理子乃
輕言裁革如廢事誤國何異子曰吾所欲裁革
者正為其雜職冗員罔功耗財有損無益故議
裁革非裁革立功理財之官也國家分職繁劇
去處既當增添閑冗去處又不行汰減同事設
官事過而官不革借題立缺缺多而後復然擬
缺之時囑賄金錢還轉之際鑽營贈遺不取之
官則取之民當此民窮財盡費無名之費恭詳

用之人雖使清查數十萬加派鹽関雜項稅銀數百萬取之錙銖用之泥沙欲以足用愚未見其可也

容曰國家經費如田土正賦少所入不一而鹽利最大鹽自兩淮析江長蘆河東廣東福建雲州鹽運司提舉司建置不一而淮浙利最大請言兩淮出鹽者爐戶鬻鹽有商人有邊商有內商有水商邊商買引內商支掣水商分賣出鹽之法有引有單有縱行鹽之變有常股有存積

有割沒有加帶鈔鹽之弊餘鹽行而正鹽不行浮課增而正引不售正引不售則賣引價輕是違商病丈掣稽遲則守候歲月是內商病私鹽疲多則分賣洪利是水商病浙鹽有邊商水商無內商弘治以前正鹽在邊輸積餘鹽解京折色弘治至今一概徵收折色有包補之弊有票鹽之弊有庫價之弊有變賣餘鹽之弊大抵浙鹽大患行鹽之地即産鹽之鄉以是私鹽盛行、官鹽滯壅國課往往不登其他鹽息利微求不

具揄聞唐劉晏行鹽轉輸鹽利至七百萬緡宋千萬緡元舉天下全賦鹽居其八

本朝總計鹽課始不過二百餘萬自兵興業經加派淮鹽一百七十萬有奇浙鹽三十七萬有奇合其諸處度不能過四百萬視宋元尚不及半而議者已憂其取盈將來不便通轉其說何居

吳子曰善為國者通計天下人情事勢邊腹遠邇若利若害相權利導流通灌輸此桑弘羊劉晏之術也正賦莫過土田末富莫過銅鹽是為

兩利然未有兼之者自永樂時下輸粟於邊開中鹽引之令富商大賈各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墾荒田自築墩臺自立保伍田畝闢治年穀屢登至天順成化閒甘肅寧夏粟石二錢不惟邊儲大裕而聲勢聯絡倚守益固腹裏充寔人民樂生無飢荒流離之苦無盜賊竊發之虞歲所省金錢無慮數十萬行一事而本末並收軍民強富過桑羊劉晏遠矣輸粟于邊之法既廢西北商撤業而歸墩臺坐圮保伍坐弛

游民自散邊地為墟其後各邊米石值銀五兩軍儲大詘嘉靖八年題依

祖制名商上納糧料草束不許折納銀兩雖云照舊海支邊中然商人狡黠賣票對支名存實亡不復往時屯糧之制矣失此大利中外蕭條今加派日增窩商困議者或言宜變更前法羅給本銀劃分窩場聽商人佃業自行煎曬掣賣而官自獲租銀無胥吏侵蝕之弊無中邊倒換之煩無守支歲月之苦流通轉輸為息自倍行之

既久其課必銳誠為良法然未有條議而舉行之者其不便有三一者祖宗經國大猷所以控制中邊足民裕國一旦改革萬一別有釁端誰職其咎一者邊商攬先對支雖不如往年屯墾然視穀價貴賤高下輸納不至大困若盡行徵收三邊糧草全須解將來軍儲益乏塞下益空決養兵制敵之善一者鹽鐵利權歷代操之自工用以收大柄之絕覬覦若盡以歸商恐有奸人不軌兼併恣睢伏不測之

患有此三不便故或言之而不敢即議舉行總之鹽法利弊官鹽什三私鹽什七官商兩病徒以飽墨吏猾胥奸人無賴之腹互相容蔽故難清别只令良便補救目前莫如清簡鹽職疏決鹽胥勿貪小利而增浮課勿縱需索而稽掣驗特任風力心計重臣大加振刷務令邊引隨掣到隨責內商隨支隨掣所行即現年之引所掣即現年之鹽鹽法疏通三商俱利兩淮可以加引行鹽不必加鹽增課兩浙以行鹽為食鹽不以

票鹽妨正引官課愈平私販愈無大利久之私
販什七將盡歸官兩倍計之可得正課數百萬
即不得如元寧遠不及宋將來
國賦充饒漸復遼中海支之舊亦無不可此救時
通變之大畧也
容曰閑商船料錢鈔漁茶等稅小有所入不係
國家經用國無論已若漕運為
京師之根本閘河係漕運之咽喉
國初半用黃河北決則張秋以北受患南決則徐

邳以南受患屢經衝激鑿新河鑿加河鑿駱馬河今所道黃流止百六十餘里似得計矣然近歲以來沙流東瀉河流淺涉有成滯之虞辰巳之間歲復旱暵踈濬無功議者憂之或云宜復海運或云宜復四倉或云宜用劉晏歇艘船法或云仍宜用黃以濟運是數說者孰爲當可與予曰淮徐臨德四倉爲

祖宗舊制然當此寇盜縱橫土賊竊發雖十萬軍連幫通運艘恐其焚刼若分四處水倉儲財大

利所積奸人睥睨每處須調軍守把第一共事費表不貲一不便也淮用淮船汴用汴船河用河船渭用渭船此劉晏歇艎船遺制也今若用之船必官造軍必遞簽每處停擱轉搬必用倉塲損壞其患仍與四倉同二不便也用黃濟運謂運河水力不足然黃水湍悍冒徙無常當其衝決既患飄流及其決過又虞淤積況閘河乾淺無如南旺地高居上勢不能引黃逆流是用黃有害而無利三不便也海運不自劉家河白

港竟自淮抵津北海氣寒無魚龍驚没之患其說是矣出入無人之境内洋旋折二千餘里虜踞朝鮮駕海犯登萊是其素志又波魁出没不貴數十萬石盜糧耶四不便也夫漕運之法為船萬二千為卒十萬餘自宋尚書開會通河以來轉運通行二百餘年曾無阻塞近者黿底坼裂牽挽莫施原其害本大略有三一則桃刷人夫虛應故事一則汶東豪勢瀉水灌田一則河腋淤澱不堪蓄洩又當天時旱暵泉脉益微河

能嚴決水之禁盜泉之禁當事者用心經理批濬以時無狥名而失實無營私而害公則新舊泉源自足以供汶流南北之用又何必紛紛爲爲必不然之計哉

客曰今天下所大患者兵不足用也自遼東用兵及二督會勦不知凡幾百萬主兵亦敗鄉兵亦敗浙兵亦敗川兵亦敗聽調狼土達兵亦敗兵家言家丁言殺手言死士然頃者左帥喪師洪督殉命豈無家丁豈無殺手紀律其嚴料敵

失當臨陣應變失宜夫戰士不勵銳不足以當敵紀律不精明不足以當敵料敵不制勝不足以當敵應變不如神不足以當敵應變在乎膽料敵在乎智紀律在乎練勵銳在乎選膽智藏之胸中不可以擬議而得若選若練近世名將若有成書所云一人教十十人教百百人教千千人教萬三年之後可得勝兵十萬以五萬應賊以五萬應虜戰可勝敵可乎如何吳子曰是則然矣然虜騎入口星馳電擊不兩日至都城

下矣寇東西風雨馳驟倏忽若飛待用在旦夕之間而訓練在數年之後計不亦左歟且在籍諸軍既非人人堪選而選兵之法相其年貌量其材藝度其精神強弱不能盡如成書所載須將訓練則例熟視詳說從容講明夫兵不可以未教而用而教練又不可以月日而成計唯有招募殺手用為衝鋒重賞先士臨敵陷陣萬一偵探緊急塘馬流星身自將之當先勦殺所謂衝鋒者力挽千觔箭射二百步選成別置一軍

優以重糧給以利器教以步伐止齊之法示以腹心手足之誠膽勇既高技藝又精一人當百不足言也所謂死士者將戰之前三日下令懸金百兩或二百兩招募壯士不論官軍雜流亦不論氣力觔兩但大膽向前自分必勝甘心效死者明立結狀詳開何處居住親屬何人得勝回軍領賞設或不幸陣亡其銀給與親屬葬埋用過之餘分給若干至期各付器械盔甲監軍親背在前盡銳殺上如有一人反顧登時斬首

李牧百金之士十萬今之衝鋒死士也選車萬乘今之車兵也騎萬三千今之騎兵也車騎步兵如此之精且多故西却強秦東凌燕北滅東胡樓煩襜林夫趙地不過二千里牧一國之將而軍容之盛若此蓋惟軍市之租畫以與牧招募有財教養有道揣敵有方故能成功近如王越陶魯王守仁皆用此等倉卒之間破敵制勝今勦練兵共二十二萬口糧不過八分更多不過一錢其中豪傑奇士扼虎命中超越異常者

能幾人哉即有其人不加選別優厚及至臨陣怯者先走勇者不能獨前大勢披靡同歸于敗況主帥既不向前家丁同在陣後平日欺淩卒伍臨戰首先退縮全軍不服莫肯當先理固然也若余所謂衝鋒死士者不然出軍一萬得此等千人出軍五萬得此等二三千人當先突陣鼓三軍之氣奪敵人之心便可所向無前縱橫無敵而平日又能概加選汰使把選哨哨選旗旗選隊隊選兵各擇平素所知自行舉出以後

但有生事胡為及不堪戰陣即加誅以亦自應
當選擇既畢然後編派編派既定然後立扶同
保結自上而下保無不堪如有不堪甘心受罪
自下而上保無本管失陷如本管失陷甘死償
命上下一體兵將相顧以即尉繚子束伍之法
至簡而精教練之事得其大要矣然後分散各
塲鋪令教師將技藝弓箭火器車器一一教演
各本管又將伍法隊法陣法一切條例件件演
習字字講明令各人牢記上塲真操旗幟金鼓

分明行立以作一豪不亂若有違令即立不測之威或斬首或貫耳或細打枷責重信一立人皆畏服如驅群羊惟我號令是聽然後將其疾病卹其勞苦厚其酒食犒賜必先重之以威而後加之以恩威則知懼恩則知感人心一法令明練一萬有一萬之精兵練十萬得十萬之精兵勝而不可敗敗而不可亂訓練未成用死士奇材以推鋒陷銳訓練既成用死士奇材為跳盪遊兵險易有倫奇正互出何憂敗衄哉

客曰選既精練既熟分布進退別奇設伏使萬人如一身者陣也孫子曰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分數形名者陣之法也風后握奇七陣尚矣諸葛武侯有八陣李衛公有六花陣至李筌裴緒阮逸許洞張煒之徒著為圖說一行單列依名畫形爲翔則為飛爲之容虎翼則為獸攫之勢真同兒戲圖無足言若近者趙本學俞大猷戚繼光論陣或詳或畧或變或虛見之於事果可施行戰鬬果能取勝

右鴛鴦三才屢有成功故及總理薊方不聞長驅破虜其故何也吳子曰陣起於伍伍起於身救左前右後者兩手兩足也擊左右應擊右左應擊中則左右皆應者兩手兩足搏鬭騰挪以衛身腹頭目也推之五人為伍二十五人為隊四面四向莫不皆然此陣意也令明法嚴賞信罰必分數不亂形名無失此制陣之法也用寡則易精用多則難一愈多愈整勝不窮追北必相救為陣法之最善且以武侯八陣言之陣有

八營營皆四面狀如井陌見利則接戰遇敵則下壘當其下壘雖有雄軍數萬取空殺入中營拒守外八營營〻對住砍殺是八門皆死門也當其接戰一隅當敵兩正分左右翼以應之一正當敵兩隅分左右翼以應之遊兵出奇搗擊更番迭休或驚其左或擊其右或衝其中或繞其後或先出以摧其銳或後出以擊其疲故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戰也 兼戰守合奇正有已有伏有揚有應

陣法變化無過於此李衛公演之為六花內之為圓外之為方者花法也表裏相應隅落相救者實法也趙本學韜鈐十八勢即分合包伏遺意俞大猷奪前戟陣即更番迭休遺意戚繼光鴛鴦陣即奇正相衛遺意要而論之陣勢盡於方圓曲直銳陣法盡於前後左右中而大旨歸於氣勢聯絡首尾擊應分不疎稀合不併塞大將在百萬軍中旗幟一麾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故勢無定形法有定用臨敵之際相視地形

丘陵林藪平陸斥澤不同高下險易廣狹死生支掛不一因以制步騎多寡疎密輕重分合奇正之宜非真有方圓曲直銳之地形直有方圓曲直銳之陣勢也且如漢高帝垓下之戰淮陰侯將中軍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淮陰侯後絳侯柴將軍又在皇帝後此方陣也淮陰侯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此曲陣也淮陰侯復乘之此銳陣也項羽大敗追奔至垓下此直陣也大抵一陣之間奇正間設全體似方而相應

相救循環無端寔則有圓而無方是則方圓曲直銳尚無定勢況於為之象形以希勝筭哉弟夫制陣之要不離左右前後中而已前則視前後則視後左視左手右視右手任是天昏地黑山川易向南北失位只依此法營陣立成法令嚴金鼓肅旗號明雖驅之赴場蹈大猶可也戚公法利於南不利於北步騎不相及衆寡不相當非陣之罪也陣故未嘗不利也

客曰選練固已精矣然兵有步有車有騎寇東

西陸梁風雨疾捲大虜馳入塵霧蔽天日而區區以步卒當之宜其蹂且靡也夫步兵可以地鬪而不可以馳逐車兵可以守固而不可以追利故兵用莫如馬即如今薊遼所在戰兵十二萬七千人又加練十二萬人榆關一隅已有二十四萬重加選汰精壯之卒可得十萬得十萬精騎副之設有虜警以之馳騁角逐縱不能勝何至敗壞顛仆靡爛而不可止也

國初馬政甚重有戶馬繼又養馬於民有民馬又

有種馬俵馬變為寄養至隆慶萬歷間始猶折納半價繼則全徵折色至天啟中南直草場收地盡行召佃跦戶徵糧而馬政亡矣無論邊腹之馬供匱而司兵者且瞠目無計也子何道而可淩

祖宗
之舊制歟吳子曰今天下士大夫持祿養交悠悠忽忽其視東奴西虜擾擾紛紛如款其不問而自平者即不得已加兵加餉添設督臣改劃邊制諸所造作要自體面裝折外貌承當原未

嘗有細心經算洞中肯綮著實下手工夫而又何暇計及於馬政哉夫馬政始末莫詳於萬歷中太僕少卿楊時喬馬政記而今不必論矣蓋馬俵折價始自萬歷三年至萬歷九年乃全折當是時江陵相當國以為南方馬匹羸弱不之供戰陣騎馳備前新款馬市初開折其價以為市本使虜歲獲金繒而我多易勁騎名為和買實以弱虜而強中國真覆腹而利名實兼得之謀其後馬價折納有恒萬歷二十八年間冏庫

積銀至千餘萬素蔡戶工二部那借至千二百餘萬蓋自是同寺始空矣然萬歷中三出大征征播征倭皆緣時累歲亦以是財用不甚稱詘追勦奴三路喪師寇起延安蔓沸至今總計二十五年馬不足用始恨江陵變法不詳然其時內馬不蕃而揚祖爲累庽駒雖其下蹇其視南方課駒足力相去猶遠甚權宜價本全行買市未嘗非通變一術也楊嗣昌爲陝督曾招徠哈馬歲獲三萬匹今哈密在宣大西邊以外較往

時部落稍近無揷處以爲之限尚可招通買市
而吾之所重更不在此諸省馬政雖廢而陝西
大僕寺苑馬寺茶馬司尚在及各省一歲折納
馬價折銀尚在也誠用明練畜牧同臣往彼處
加意料理而以年例徵入重價招徠盡付三邊
固夫孳養三邊空闊地本豐饒水草良善孳生
必蕃又西北近羌胡風氣勁烈與南馬絶異俟
歲增課駒即以配給用軍征討之處令馬軍自
行看養夫看養之時即思爲乘堅之用用心自

專人馬相得勒習又便況兵興逸訌中原田土半屬拋荒無異草場與衍其於馬性未為不宜而又屯收相間陣隊有法馬匹自當日增月盛足備騰驤趁利之用何必追溯

祖制乃為得計乎況養馬於民原非

太祖初定天下之制乎

容曰兵法長以救短短以衛長如弓弩長鎗長兵也必藉牌手又鈀以護其後藤牌銃鈀短兵也必藉弓弩銃砲以當其先有長兵短用短兵

長用如弓弩鳥銃火器力及二百步有賊來百步內然後發力及百步者賊來三十步外然後發此長兵短用也如銃鈀叉棍爲短兵而有連打滾牌以勝長鎗藤牌舞手爲短中之短而有鏢鎗以亂人目此短兵長用也若牌手不迎鎗速進或退步閃滾鏡鈀不一擊一截或轉身跳打長鎗不近內分鎗或圈串鬆慢棒棍對打不脊重有力或等候迎待此皆花法不可上陣殺人灰炭飛晒不精硝黃提製不清銃口不光直

銃身不長鉛子合口小大不適中不可臨時打放若服習已熟裝製已精而用之或勝或不勝其弊安在吳子曰藝高人膽大是技不可不習也大將登壇按試閱視技藝生熟中否分定等則以行賞對必精而後能辨是大將不可不知藝也膽大而藝高藝高而膽愈大然後可以按放大器手不顫眼不花呆大器可用而不可恃也觀狄武襄以鐵騎破儂智高則知鏢牌不足以禦騎矣觀戚總理不能以鴛鴦陣雄北邊則

如箕莬不足以禦虜矣覩用兵以來西洋之器
紅夷之礮日新月益而未見取勝則知徒恃大
炮不足以成功矣總而論之洞胸貫革莫如強
弓勁弩短兵接戰莫如團牌短棍單刀鏜鈀衝
鋒陷騎莫如鉤鐮馬叉長鎗苗鎗長刀大棒據
險守城莫如神鎗中砲暗伏要害莫如火線鋼
鈴地龍天網聯陣拒禦且戰且行莫如鹿角車
營飛空擊石推墜亂敵攻可用守可用戰可用
莫如大礮其據棍等項今時教師多習花法不

堪實用然如楊家鎲叉口鎲俞公棍少林棍諸法尚有其傳精之在心制之在氣勿亂勿譁後發先至此服習之妙也若萬騎陣十人隊法長於拒敵倭夷施之平原野戰鐵騎縱橫未為勝算倘筅牌一人有失八人俱失所恃倘敵人殺入長鎲收退不及則筅牌蔽捍徒虛語矣是故教技之法要在人習一藝藝分一卒弓弩火器幾種各團一卒鈀棍短兵幾種各團一卒鎲叉長鎗幾種各團一卒下至輕身疾足偷營劫寨

諸流亦各國為一卒平時既使演習遇敵臨陣以我之長制敵之短更番迭出攻其不意司馬法五兵五當之說意正如此已又謹步伐明分合參奇正此軍一成橫行無敵可也

客曰車勝馬馬勝步故自古兵家之論及

本朝郭定襄余肅敏多言車營而戚少保繼為周至其略曰車營以十座為額每座戰車一百二十八輛每輛後輪長轅用騾二頭兩頭俱堪騾架以便進退上用偏廂各隨左右安置長一丈

五尺兩頭各有一門啟閉出入車上安大佛狼機二架每車現派軍士二十名正名一隊十名二名專管騾頭六名分管佛狼機二架車正一名專在車上披堅執旗以司進止艄工一名專管運車左右前後分合踈密奇兵一隊十名隊長一名鳥銃手四名在車先放鳥銃賊近用長刀藤牌手二名在車先放火箭賊近用石塊藤牌銃鈀手二名在車先放火箭賊近用銃鈀火兵一名專管各隊炊飯用之環衛軍馬一則求

部伍一則爲營壁一則代甲胄虜猝攖來無計
可遏誠爲有足之城不秣之馬原其命意蓋以
虜騎數萬風馳雨驟塵埃蔽天厥沙翳目軍士
跕立不定呼喚不聞對視不見弓刀精堅乘勢
殺入雖有叉鈀刀伎教練精能難期取勝唯有
大炮中砲爲銃火箭放射及遠在弓矢未接之
地可以破敵設或平原曠野卒然相遇無堅城
馬墻依憑打放軍士膽力不充目眩手搖賊未
至而先發坐失火器長兵短用之利故創造車

營稱布鹿角綿牟障蔽箭矢屢在百步外先發佛狼機次鳥銃次火箭循環不窮萬一不退隊兵出車截賊勝則馬兵出車追逐其法甚精但咸公當隆萬盛時俺荅請款未嘗堂堂一戰建有奇功又車營重大進退分合轉移出入之間號令繁多那轄稀濶倘或為虜所乘如申鞴故事其害匪細假使用之今日果能奏六月出師之績收復全疆上報

聖天子拊髀頻收之意確有成筭否乎吳子曰古者

車不如騎後世車能拒虜其制不同所用亦異漢衛青伐匈奴出沙漠環車剛車為營晉馬能討樹機能用扁廂車上載鹿角蓋是時機能勢域雖在西邊無異孤行絕域又涼州曠莽易為衛突故依車為城唐李靖平突厥以車營為正別遣奇兵襲之卒擒頡利是故車營皆正兵也戚少保前曾練兵破倭在浙在閩衆無不勝後至薊門一遇虜兵利始本俞大猷議續操車營蓋防牌能禦弓矢而不能禦馬拒馬木能制騎

而不能制弓矢唯半營聯絡弓矢既不能加馬力又不能過只須將車堅守點放大砲放空又裝更番迭打賊必敗退所尤妙者隊兵出車斷殺任是如何不許離車五步之外馬兵出車追趕任是如何不許離車三十步之外小車助兵戰兵助車守不論何處地形何方賊衆我逸而彼勞我靜而彼囂我常為主彼常為客豈非用兵勝算哉所難者分合進退然兩車相附一順一倒前行則進後行則退隨令下營不至轉移倉卒

所難者車空稀踈然兩軍之間鹿角綿亘蔽塞踈闊鉤較貫絡無餘乘勢衝越惟大虜在前火蹤迸發馬兵步兵出入車門貴於捷速無滯與在平日服習積慣輕便自然總之行軍之道以長制短虜長技在馬遇車營而不得展施中國長技在大器扎車營而展布打放是所以制勝者在乎因半以用大器而不恃乎車也中輔本不知兵驅市人當強虜不能以人用車反欲恃車為利故一炬而盡乃懲其前轍因噎廢食豈

可哉夫虜近邊攻險承墻堵截足矣若使入內地縱橫秋椋車營十數座沮壓適逐豈肯輕易出口或虜將大舉或先聲撲滅不渴車營十數座將角勦敵豈肯輕易遠過車之為利害矣所惜貴多易壞然等貴耳與其貴於虜何如貴而造車以破虜精治器械團結部曲虜或折墻入口或驅行道過銃砲相繼隊伍周環又遺潰會登小越嶺川廣土洞奇材設伏於險要阨塞待虜失利退回既入險阻伏兵齊出截殺馬足兵

追奔夾擊必成大捷設或再犯又復如前三創
之後虜氣屏息待我打笑兵餉展開方略若定
綏急先後蕩平流賊收其良馬簡其精銳撤兵
北向奉振
神威整師出關車營為正馬隊為奇材官劍客倫偷
偷營劫塞搜山布伏之用焚其廬帳奪其畜產
散其部落虜若逆拒一戰掃之移車過河拆復
全遼成矣在我虜何能之有哉
客曰子言選汰之精紀律之嚴嚴藝之習陣法

之堅與用長制短遏衛虜騎以成大功亦策良
善然夷狄異類與中國不相習誠部伍堅重攻
殺得撫綏驅漸逼遁出塞外則已若流竄數十
百萬彌布蔓衍楚豫之間數無人非則即使勝
之豈能盡降即使降之豈能盡化已曾偽署王
侯將相生人殺人今將俯首槁項耕田貿易乎
已曾殺我父兄子弟孤人子寡人妻妻人姊女
今將吞噬飲恨與之共游同處予撫之善後事
宜百無一可況賊強而我弱賊衆而我分賊能

而我飢者未曉勝之之術也吳子曰賊所以常強者官軍數敗也賊所以常眾者州縣數破也賊所以常飽者民無堡堢賊得抄掠村落也官軍何以數敗戰士飢寒羸散軍無戰鋒而我兵還將官不知彼已不明進退驟勝則驕一敗即走而我兵練雖有勇將強兵且行且戰暮則借宿民居不下營壘而我則所至去處必內扎者營外扎子營賊來分全軍之半以接戰勝則出生力軍佐之乘勝逐遠則起全營居之偶有不

利大開營門張拓形勢可以轉敗為功是戰無不勝矣州縣何以數破賊東則備東賊西則備西賊乃出其不意而攻其無備令我嚴兵固守無暇可乘如賊攻某府某州料其有數日糧可幾日守且勿與應援專利尋其去路要道必出何方先將步兵精卒分頭接伏布置既定然後以正兵臨之賊知我兵鋒素銳法令素嚴營陣素堅扶常勝不敗之勢必然解圍退走我軍接都徐行已過伏內伏兵必發伏發於賊之不意

驚慌擾亂我以正兵夾攻再遣遊兵搜山搗伏可使賊單人隻馬不存是賊不得犯州縣矣官軍羸憊不能為民禦賊民又不知築營開塹以自衛今我軍陣既強賊有所長又使近賊百姓賊得突來侵軼去處皆創立營堡或三百家或二百家或三里或五里內用土城外塼包砌制如城墻每堡擇一人為長教習器械備制火藥兼用河北弓箭社淮南堡塢及新建伯十家牌法周環數千里之間聯絡救應一處有警起烽

發砲鄰近諸堡應之是又平增數十枚軍陣也收割已畢人民聚堡若麥禾布野之時我則仆旗偃鼓嚴軍暗伏部令人民刈穫偽賊來侵侯其深入伏起鋒交左近數十堡人民一齊收保打放砲石我又為設奇兵布兩翼犄角截殺縱横奇正出沒不窮賊即能逃逸亡命之餘不敢再至行此三策我日強而賊日弱我日聚而賊日分我日飽而賊日飢向賊之聚而分我不意而勞我今其術皆無所用而反為我用形見勢

詘必然稽約別營齊心美我我則虛張形勢斷其聲援多發間諜離其心腹使之困窮束手坐以待斃賊知必死則必盡銳求鬬我則厚集前隊正兵相當什什伍伍設爲左右車器持重銳砲間驍相持既久賊銳氣已盡我乃縱鐵騎馳突貫其中堅自左而右自右而左使賊大渠雄帥無一脫走然後豎起招降旗凡脅從之衆投兵壁地者不殺既降之後逐一簡選精銳收隸行陣再舉提兵滅虜老弱資出邊外營將督統

屯田既合殲厥渠魁脅從閫治之經又得化賊為兵因強致富之策戰得其利撫得其用又何患於賊耶

客曰食眾足兵眾精盈寇滅虜事無難矣然而法令不一賞罰不當功罪不明趨避不畢則是持之者未得其道而當官無人也

聖明當御勞心焦思內外諸臣分憂理職亦既班班而前效未奏何也異子曰

天子所與寄咸福者內有公孫閣臣六部大臣外有

督師總督督師統數十萬之衆運籌進止一事兵糧萬事敗裂總督建數省之地調度兵食一日兵機數歲受敵故任莫重於督事莫難于督身莫危于督必專其權久其任寬其責使之從容歲月奮發精神鼓動智勇開拓功名而後事克有濟近中原三督分路遏賊三邊宣大各一督似也薊分三協舊二撫一督令二督一撫而昌督又出矣堵禦賊虜在乎賞當功罰當罪使將士用命兵馬精強不在督撫之多也 即如護

陵護關只遣一智勇叅遊將統一軍據險守要自足制虜今於沿邊千里之內設三軍門號令不一彼此牽制軍權既分兵勢反弱此一鎮之失也推之各鎮文有巡撫武有總鎮總鎮體與撫相頡頏又各有居中線索中朝貴人又各有愛憎線索為背者進一人不能退一人不能生一人不能殺一人不能恐其進之退之生之殺之而以為罪狀也如是而法令安得一賞罰安得當功罪安得明趨避安得畢稍以法繩切則譁縱

則蜚語流言繞則輦金錢關下得貴人片紙措臣傳舍去矣夫屯田墾土五年成效教士訓卒三年精銳事在數年之後而責望於一二歲之間權輕勢薄安危莫自必之人吾知其決不能矣

高皇帝於各省設都司掌兵布政司掌財按察司掌糺劾彈論即北虜入犯草賊生發都指揮將兵撲滅之其統哨巡邏如大將軍徐達馮勝藍玉等皆布衣里閈之舊心膂股肱之托有大征伐喻疆越境不得已一出乃謂之總兵官今之總

兵即其 兵（兩）之 外兵

兵坐鎮一方節制偏裨猶之都司之職而已無故掛將軍印位甚高俸甚厚子弟姻戚參遊備總甚多意得欲從即使封侯貴重無過於此又肯身蹈矢石立不測之地偉無望之功與

國家計長久即當今之計外自九邊內及中原各督專委任之權寬責成之限巡撫總兵於事理宜裁革者概行裁革無此有相次之人以分其權而二其令使彼得一意打算經營賊虜又為之分畫地面委數州郡錢糧戶口聽其通融出

入編選教練屯聚大務悉以付之此即寓市租盡與李牧之意亦即

高皇帝任用守邊將士之法也兵即其民民即其民財即其財貯去牽制直截貫通一切文武大吏聽其署避苟有奇謀異勇及絲粟毫髮之技有長歡見者許其概為題敘任以職司有功陞遷有罪裁處輕則罰重則殺督師得斬叅遊叅遊得斬總旗旗總得斬隊伍根節相制指臂相使留令者死貳令者死違令者死傳曰將能而君

不御者勝必得明勝忠實軍功歷試之人以當
此任挈生殺賞罰之柄予之而
朝廷特總其大綱核其功實成則有封侯之賞敗
則有斧鉞之誅上之閫臣下之部院令如枹鼓
一呼一鳴事〻應手節〻合拍大展謀猷蒐攬
豪傑數年之內食必足兵必強寇可盪虜可滅
矣客曰若子所云洵為救時之策但
國家制治之法綜建繩貫文武相維兵財分理此
祖宗防微杜漸厥有深意今一旦變革權尊勢重地

廣兵乡怨啟將來藩鎮之患子何道以善其後
耶吳子曰此大不然余所謂重督臣之寄者不
獨為補偏救弊計實以杜將來藩鎮之患也
本朝自開國靖難以後南征北討皆用文臣節制
佩將印以行得專生殺亂定事平解兵還印總
無纖芥變端此
本朝家法也所可憂者從來驕卒喧譁戕殺將吏
抗拒
王師無慮數變近日悍將擁兵觀望養寇通奴緩

則然驚急則背叛有唐藩鎮之形實在於此今使背臣控壓裁去總鎮約束部伍前兩患者可以默解陰消況余所論止沿邊及中原幾數處耳

兩都諸省雖云併汰冗官實不過委任方面責成都縣以各背全力外捍賊虜內以天下全力內萍各鎮犬牙之勢隱然具存虜內跋扈之萌何繇而起采內緊外綱舉目張此戢亂之患著亦長治之遠圖也必如客慮且俟虜寇蕩平論功行賞

文臣與五等爵不復干與政事解兵柄歸
朝廷然後罷減督臣邊腹一體考任撫按綜核有
司永建太平萬世之業何不可哉不乘天下之
大勢不相天下之大機而因循積弊補苴毫末之
歲月日去智勇日銷雖使桑孔比肩韓白接踵
我不知其所振救也客唯唯而退
吳子曰制置天下之大略蓋與時而異永平
之世統法令總事權歸公室杜私門使太阿
之柄踈於上而已篡亂方起人主必以其善

怨咸福顛倒跌宕天下英雄豪傑之士任之也重故為之而不怠責之也緩故圖之而不迨才能得施經制有序故禍亂以平令者干戈不息事緒紛然其失在不講求乎此也變而通之作而新之輕重本末故在為略敘所以然

裘則有領綱則有綱輯寧九有式遵一方鑒源洞委以富以強答大畧第一

業廣財生事繁用費具鏡先生爰酌利弊篇

目注時姆解心計答經貫第二
計簡金粟貫晁兵食　　　伯王之
道任大足函答屯墾第三
後彼鴻猪濡此鶴味券趣黃河郭云其救食
寘用舒庶消厥咎答裁沐第四
豐美為利自古伊然變通厥道曰濟時艱邀
哉劉晏孰欣斯賢答中鹽第五
两都相望萬國方朝天出源水以接全漕欣
閑浔理嬉能以邀答通漕第六

軍重推鋒士負勇敢蘭之錄之相須以善旌
鼓方嚴凱歌益晚落選練第七
鸛鵝魚麗異名同情共利分走見便分爭大
將在陣萬人一身各營陣第八
標姚出塞英衛專征不資能友執掃氈氣草
豈兇虜雪鋒成群各馬政第九
刀開似水鋩騰若龍大器雷動石礮風從練
目練膽技擊稱雄各騁藝第十
驍虜颷疾堅重制之百戰百勝堅久相持載

法李靖以正為奇荅車替第十一

賊鄉百萬四散而擇計數分畫推析櫽栝四

軍轉戰淨掃胡沙荅算勤第十二

經世有本節目依因生聚教訓制事唯人一

權審令聲贊中興荅權任第十三

歲在重光大荒落陽月之望　木寉錄竟

余中表兄龐羽宗先生鳳翥邑中老儒也嘗為

余言少與悟齋公同筆硯見其每一義成輒于

題下法一古人姓名如賈誼晁錯司馬遷劉向班固諸葛亮以及韓柳歐蘇曾王諸家初不解其何意及取其文而詳玩之知其命筆取徑多本之古人故能超軼時俗以自成一家言非規撫形貌者彷彿蘇客問十三篇既非對策亦非論斷次尾先生序稱公手授是編曰用疏議體於是反覆尋味恍然得公用意之所在而益信羽宗之言為不誣也是編向嘗梓行遭亂燬廢余求之十餘年不能得從子捐貲購以相示為

之鶩書謹繕錄藏諸家塾并識往時所聞於簡末於以見我公之學之才無所不可者如此至其深籌碩畫蹇蹇可見施行之處則有李吳兩公之序言在余小子何敢多贅

嘉平下浣　木寉琴手謹識

予既刊長興伯集越三載友人柳亭疾始得此著於森湖書賈姜先已持往南林式式失之交臂云寶物重完歷劫愈著君子亦有懷而不樂為

並載書尾樣本雀一跋疑為吳越士樵也
宣統三年閏月望後學陳士病拜手謹記
再案木雀跋語知此書本嘗刊
行而燬於兵亂因憶寄荃銓
曾以語我云只之輜重俱自
沈於吳淞殆可信也山陰諸貞
壯宋元善書成癖與余志同
一日見之剝錄副本命寫于是人間
又有二冊矣辛亥中秋士病叟志